

〈特稿〉人物.作曲家鍾啓榮

採訪／張佩莉

攝影／符智勝

〈Profile〉

1971 年生於柔佛居鑾，居鑾中華中學畢業，曾在首都 MIA 學院和中國西安音樂學院修讀音樂原理和作曲。1996 年赴比利時攻讀作曲碩士班，1999 年起頻頻在國際作曲比賽中贏獎，2004 年載譽歸國，年杪，在國油愛樂舉辦的“國際作曲家獎”中奪下大獎。

“國際作曲家獎”總決賽當晚，台上的鍾啓榮很感性地說起他的外祖父，淡淡的哀愁，許多的感慨，在偌大的國油音樂廳裡繞呀繞的，徘徊不去。

鍾啓榮和他的外祖父都選擇了音樂這條路，不同的是，外祖父是拉二胡唱客家山歌的民間藝人，而鍾啓榮是作品交由世界級交響樂團演奏的作曲家。外祖父抱著二胡鬱鬱終老，而鍾啓榮年不到 30，就已經在音樂舞台展露頭角！

在外祖父年輕的那個年代，沒有人會尊稱他為“民間藝人”，大家只管說“那個唱山歌的”，語氣裡又總是透著不屑，因為音樂無法養妻活兒三餐溫飽。

時代變了，鍾啓榮是幸運的，一路走來，雖然不乏顛沛困厄，但卻總有揚眉吐氣的時候。

〉小題：居鑾→吉隆坡→西安

鍾啓榮 15 歲那年才學古典吉他，中學畢業後，父母希望他到日本大學深造，但他

拒絕了，獨自北上吉隆坡唸音樂。

“我大哥在日本畢業，大姐台灣畢業，妹妹也是日本畢業，但我不想去，就跑到吉隆坡唸音樂。”頓一頓，續道：“我爸媽天天在園坵勞動，為的，就是讓孩子都能上學。對他們來說，我很叛逆，不過，他們仍然在經濟上支持我，只是在精神上，他們完全不能理解我的作為。”

1994 年去了西安音樂學院，鍾啓榮遇到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人——饒餘燕教授

。雖然執意學音樂，但是心裡難免惶悚不安，上課時，老師只說“你學吧”，從來不說“你可以的”，饒教授則是第一個告訴鍾啓榮“你可以”的人。“饒教授的肯定，成就了我成爲一個作曲家。他讓我知道，一個作曲家必須先尊重自己，別人才會尊重你。”

1996 年，馬來西亞仍然是一塊音樂荒地，只有出走，音樂的夢想才能活下去。

在

饒教授的鼓勵下，鍾啓榮去了音樂之都——比利時。

〉小題：西安→比利時

在比利時，沒有人會問你“爲什麼選擇音樂”，在那裡，音樂是生活，是成就人生的事業。鍾啓榮的音樂夢，在這裡一天天地茁壯成長。

爲了賺取生活費，鍾啓榮一直都是一邊唸書，一邊在台灣餐廳打工，直到參加作曲比賽贏得頗爲豐厚的獎金後，才把工作辭了，專心創作。

說到比賽，他是名副其實的“常勝軍”，自從 1999 年第一次在作曲比賽中得獎後

，以後逢參加比賽必得獎，羨煞旁人。他爽朗的笑，大方分享參賽心得：

“一個評審一天平均要看 96 份譜，如果你是評審，相信你也會選擇新奇的作品來

看吧，那些學院派的作品，任誰也不感興趣。”所以，參賽時，他專愛向高難度挑戰，而且不按牌理出牌，奇兵出擊，力求第一眼就捉緊評審的目光！

身爲作曲家，參加比賽的另一目的，就是希望自己的曲子有被演奏的機會。

再好的樂譜，如果無法化成音樂，就無法讓人聽見，一切只是徒然。“而且，只有經過演奏，才能不斷修改作品。一份譜子往往要修改很多次，才能定稿。”

〉小題：比利時→馬來西亞

2004 年攜帶妻女返國後，即積極染指亞洲賽事，在“第二屆漢城國際作曲家比賽

”中奪下大獎後，年杪又在吉隆坡的“國際作曲家獎”中揚威，風頭一時無兩！

鍾啓榮說，回國，是想回亞洲看看，寫一些跟東方靠近的音樂，譬如馬來民族的卡美蘭、韓國古樂、中國古樂等，向古老的東方發掘音樂養素。

不過，回來後，身邊不斷有人提出意見——以你目前的成就，推廣音樂學院最好……鍾啓榮緩緩說道：

“我不是一個非常想在經濟上得到很大回報的人。我只是願意在音樂上有永恆的成就。我希望專注地寫，我希望擁有創作的自由。我對音樂是憤不顧身，人家覺得你應該做什麼，但我覺得不需要。”

他的語氣堅定：“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就很幸福了。”

〈後記〉

直到去年，鍾啓榮才鼓起勇氣邀請父親出席音樂會。他說，父母的支持對他很重要，他們不贊成他學音樂，卻在經濟上給予支持。如此矛盾，除了愛，沒有其他。

訪問到了最後，他特地在紙上寫下雙親的名字——鍾金、石玉英。他說：“希望你可以把這兩個偉大的名字寫出來。”

文：本報 張佩莉
攝影：本報 符智勝

優秀作曲家，回國了

钟启荣和他的外祖父都选择了音乐这条路，不同的是，外祖父是拉二胡唱客家山歌的民间艺人，而钟启荣是作品交由世界级交响乐团演奏的作曲家。

■ 特稿

作曲家鍾啟榮

回國， 發掘古老的東方



“国际作曲家奖”总决赛当晚，台上的钟启荣很感性地说起他的外祖父，淡淡的哀愁，许多的感慨，在偌大的国油音乐厅里绕呀绕的，徘徊不去。

钟启荣和他的外祖父都选择了音乐这条路，不同的是，外祖父是拉二胡唱客家山歌的民间艺人，而钟启荣是作品交由世界级交响乐团演奏的作曲家。外祖父抱着二胡郁郁终老，而钟启荣年不到30，就已经在音乐舞台展露头角！

在外祖父年轻的那个年代，没有人会尊称他为“民间艺人”，大家只管叫“那个唱山歌的”，语气里又总是透着不屑，因为音乐无法养活妻儿三餐温饱。

时代变了，钟启荣是幸运的，一路走来，虽然不乏颠沛困厄，但却也算扬眉吐气。

Profile

1971年生于柔佛居銮，居銮中华中学毕业，曾在首都MIA学院和中国西安音乐学院修读音乐原理和作曲。1996年赴比利时攻读作曲硕士班，1999年起频频在国际作曲比赛中获奖，2004年载誉归国，年杪，在国油爱乐举办的“国际作曲家奖”中夺下大奖。

居銮 ◆ 吉隆坡 ◆ 西安

钟启荣15岁那年才开始学古典吉他，中学毕业后，父母希望他到日本大学深造，但他拒绝了，独自北上吉隆坡念音乐。

“我大哥在日本毕业，大姐台湾毕业，妹妹也是日本毕业，但我不想去，就跑到吉隆坡念音乐。”他顿一顿，续道：“我爸妈天天在园坵劳动，为的就是让孩子都能上学。对他们来说，我很叛逆，不过，他们仍然在经济上支持我，只是在精神上，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我的作为。”

1994年去了西安音乐学院，钟启荣遇到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人——饶余燕教授。

虽然执意学音乐，但是心里难免惶惶不安，以往上课时，老师只说“你学吧”，从来不说“你可以的”，饶教授则是第一个告诉钟启荣“你可以”的人。“饶教授的肯定，成就了我成为一个作曲家。他让我知道，一个作曲家必须先尊重自己，别人才会尊重你。”

1996年，马来西亚仍然是一块音乐荒地，只有出走，音乐的梦想才能活下去。在饶教授的鼓励下，钟启荣去了音乐之都——比利时。

(文轉下頁)

(文接上頁)

成就人生的事業

西安 ◆ 比利时

在比利时，没有人会问你“为什么选择音乐”，在那里，音乐是生活，是成就人生的事业。钟启荣的音乐梦，在那里一天天地茁壮成长。

为了赚取生活费，钟启荣一直都是边念书，一边在台湾餐厅打工，直到参加作曲比赛赢得颇为丰厚的奖金后，才把工作辞了，专心创作。

说到比赛，他是名副其实的“常胜军”，自从1999年第一次在作曲比赛中得奖后，以后逢参加比赛必得奖，羡煞旁人。他爽朗的笑，大方分享参赛心得：“一个评审一天平均要看96份谱，如果你是评审，相信你会选择新奇的作品来看吧，那些学院派的作品，任谁也不感兴趣。”所以，参赛时，他专爱向高难度挑战，而且不按牌理出牌，奇兵出击，力求第一眼就捉紧评审的目光！

身为作曲家，参加比赛的另一目的，就是希望自己的曲子有被演奏的机会。再好的乐谱，如果无法化成音乐，就无法让人听见，一切只是徒然。“而且，只有经过演奏，才能不断修改作品。一份谱子往往要修改很多次，才能定稿。”



● 钟启荣和妻女的天伦乐；妻子嘉龄是钢琴家，目前在新加坡当钢琴老师。

比利时 ◆ 马来西亚

2004年携妻女返国后，即积极投入亚洲赛事，在“第二届汉城国际作曲家比赛”中夺下大奖后，年杪又在吉隆坡的“国际作曲家奖”中扬威，风头一时无两！

钟启荣说，回国，是想回亚洲看看，写一些跟东方靠近的音乐，譬如马来民族的卡美兰、韩国古乐、中国古乐等，向古老的东方发掘音乐养素。

不过，回来后，身边不断有人提出意见——以你目前的成就，推广音乐学院最好……钟启荣缓缓说道：“我不是一个非常想在经济上得到很大回报的人。我只是愿意在音乐上有永恒的成就。我希望专注地写，我希望拥有创作的自由。我对音乐是奋不顾身，人家觉得你应该做什么，但我觉得不需要。”

他的语气坚定：“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就很幸福了。”

後記



直到去年，钟启荣才鼓起勇气邀请父亲出席音乐会。他说，父母的支持对他很重要，他们不赞成他学音乐，却在经济上给予支持。如此矛盾，除了爱，没有其他。

访问到了最后，他特地在纸上写下双亲的名字——钟金、石玉英。他说：“希望你可以把这两个伟大的名字写出来。”